

一票难求

■欧阳强

老王一连打了几天电话:兄弟,周六晚上空没?好久不见,两家聚个餐?

答案是老王早知道的:谢谢兄弟!对不起呀!这些天,兄弟我是忙得屁股不挨凳。改天吧,咱们兄弟哪天不可以吃饭?改天吧,改天我请您,把嫂子带来,两家聚个餐。就这么讲定了,不见不散!

老王这些“兄弟”,清一色,东城区的领导。老王当然知道这些“兄弟”忙得屁股不挨凳:周六大明星雪至莹将来市里开演唱会,演唱会的会场就在东城区的奥林匹克中心,东城区的“兄弟”能不忙吗?

忙是正常的,不忙才不正常。
老王要的就是“兄弟”的忙,所以,老王问:忙什么呢?他希望得到答案:忙什么?还不就是雪至莹。
然后,老王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提票的事,提看演出的事。
可恶,然而,兄弟好像商量好了:还不是瞎忙。
所以,老王只得说:那好,您忙!改天再请兄弟,带上弟妹和侄儿,两家聚一聚。

放下电话,老王就骂娘:狗日的,给老子出难题!
那天,老婆唱了一首又一首,就在餐桌边,也没音响,也没伴奏,就这么清唱了一首又一首。老王知道有事。果然,老婆问:老公,老婆唱得怎么样?

老王说:谁不知道你是晓云山的女高音歌唱家呀! 楚国有鸟,三年不鸣,一鸣惊人。你是为雪至莹吧?

知我者,老公也。老婆说,老公,到时你一定要搞两张票,陪晓云山的女高音歌唱家去看看咱的小雪呀!

眼看周六越来越近了,老王只好在电话里对兄弟实话实说了:小赵,能不能搞两张雪至莹的票?

小赵兄弟说:莫说两张——
只要两张!两张有得,一张也行。我去不去犹可,你嫂子她硬要去。

莫说两张,一张也搞不到。小赵说,本来您老难得开口,小弟我背江山当土地都应该做到。只是这次按商业运作,您侄女已经在网上抢五天啦,还有抢到。

话说到这一步,老王只好谢谢他了,心里头盘算着如何安慰那个晓云山女高音歌唱家。可是,这几天一回家就是晓云山女高音歌唱家一双眼睛,一双眼睛里就写着一个字:票。老王不由得“唉”了一声。

老王一咬牙,又拨通了小钱。小钱是江湖人,有个几面之缘的小兄弟。老王说:小钱,帮老子搞两张雪至莹,你不要说搞不到,知道你有办法。

两张有得,老板。
一张也行,我就知道小钱有办法。
一张,我现在就给您送过来。
好好好! 我就知道小钱有办法,我就知道小钱有办法!
果然,小钱一转眼就送票来了。粉红的,方方的。老王问:亲呷酒,明算账。多少钱,小钱兄弟?
老板,这是看不起小钱了!
临走,小钱笑着说:祝老板观演快乐,日日快乐! ——笑得暧昧。

不但笑得暧昧,走得远了,小钱竟唱起了歌:雪花飘飘,北风萧萧,爱我所爱……

老王放心不下,给小钱打电话:小钱,你给老子说实话,这票是怎么来的?

哎哟! 老板,您放心,一不是偷来的,二不是抢来的,三不是假冒的。您就放心吧,真金白银买来的。

当真?
小钱我不敢有半句假话!
雪花飘飘怎么回事?
老板,您这就 OUT 了。雪花者,雪至莹的粉丝也。
爱我所爱怎么回事?
老板,实话给你说了吧,退我票的是女雪花,原本人家是要和男朋友去看的,不知——
差点害死老子!

老王原本计划:两张票,就夫妻两个一起去;一张票,就晓云山女高音歌唱家一人去。这下倒好,一个女雪花,一个女高音歌唱家。女高音若是问自己和女雪花什么关系,那是打死也说不清楚的呀!

正懊恼着,小孙送文件来了。小孙是办公室新招来的,帅哥一枚,尚未脱单。老王说:小孙,王哥搞了几张雪至莹的票,这一张是特地给你留的。雪花……你可要抓住机会哟!

虽说挨了几句“有用”的指责,但老王总算把女高音歌唱家糊弄过去了。

雪至莹演唱会如期举办,盛况空前。晓云山女高音歌唱家把老王赶到一边,一个人隔着屏幕“雪花飘飘,北风萧萧,爱我所爱”。

老王“一剪寒梅,傲立雪中”,独自窝在书房,看朋友圈。突然看到了“心中的小太阳”——那是小孙的网名,“心中的小太阳”发了一个帖子:

热闹是别人的。
配图三枚:一是老王送给他的那张票;一是媒体上雪至莹演唱会的截屏;一是《荷塘月色》的开头,“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,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,在这满月的光里,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。”

卑微的父爱

■宁朝华

我正在埋头整理资料,办公室虚掩的门被推开了,一对父子走了进来。父亲四十几岁的样子,面孔黝黑,戴着一个工地上的安全帽,额头上聚集了细密的汗珠,正顺着脸颊流淌;男孩大约十五六岁,面孔白皙,带着一副不谙世事的表情。

请问,这里负责招生吗? 男子满脸堆笑,语气有些小心翼翼。

不是的,招生在三楼。我回答道。
老师,三楼没开门,能否请您帮个忙? 男子继续追问。

您请说! 我停下了手头的事情,给这对父子各递上一瓶水。男子连忙道谢,孩子倒有些满不在乎。

是这样的,我儿子中考差了几分,想来这里读书,老师您能否帮忙跟领导求个情? 男子的语气变得更加低缓,似乎在刻意保持态度的高度诚恳。

接下来,我要做的,无非是将烂熟于心的招生政策向这对父子重复一遍。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政策,对于怀有无限希望却又被挡在“门”外的人而言,总会带有几分冷漠与残酷,然而,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

男子耐心地听我解释,脸上始终带着笑,但是,原本表情当中流露出的些许侥幸与希冀在逐渐消退,取而代之的,是紧张、谦卑,以及越来越明显的失望。这种表情的变化,几天来,我在很多父亲的脸上见到过,我也是一位父亲, 能理解此时此刻的他们内心都在经历些什么。

男子似乎并不甘心,开始絮絮叨叨起来,历数孩子小学和初中的成绩有多么优秀,学习多么有潜力,只是因为家庭条件差没有钱补课,导致中考数学和物理没有发挥好,如果我们给他机会来这里读书,他一定会考一个好大学,为学校争光……这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男子,这个看起来承受过生活中无数艰难捶打的父亲,满头大汗向我推介着他的孩子,语气已近乎哀求,神色里写满了谦卑。

我耐心地倾听,内心涌起一阵阵悲凉。孩子的成绩仅仅比录取线低了五分,五分,不过是多做一个小题目而已,可是此刻,就是因为这五分,孩子的父亲,明知道希望极其渺茫,却还是彻底放下了中年的倔强,做着艰难而又无望的努力。

屋内已聚集了好些人,我只能再次坚定地重申了招生政策,说了一番“是金子到哪里都可以发光”之类的安慰话语,然后将这对父子送到了门外。我发现,那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自始至终都显得满不在乎,或许,他对来这里就读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,抑或他早已知晓父亲此行的徒劳无功? 只是,从此往后,他会不会想起,他的父亲为了他,此刻有过的谦卑与无奈?

晚上,接到一个高中同学的电话,询问了这边的招生政策之后,说起了近来的苦恼。孩子成绩十分优秀,原本以为考起上市里一所知名高中是板上钉钉的事,为此,他还特意提前在校外买了一套陪读房。哪成想,中考成绩揭晓, 孩子的分数比这所学校的录取线低了十多分。尽管心里无比懊恼,但他还是想方设法为孩子争取着就读的机会。

电话里,素来说话豪气冲天的他,话语变得格外低沉与辛酸。他说,老同学呀,你是不知道,这几天我的腿都快跑断了,一辈子的话也都说尽了,我感觉到自己卑微到了尘埃里。可如今,还是没有结果,你说我该怎么办?

我无言以对。“卑微到了尘埃”这句话,让我错愕,也让我震撼。隔着手机听筒,我清晰地感觉到他的慌张与焦灼,仅凭这一点,我相信他说的话并非夸张。

因为目睹过无数父亲的经历,同时也因为自己身为父亲,像这样的柔弱与无助,卑微与狼狈,其实还有很多很多,那些与“父亲”有关的伟岸、强大、无所不能,早已成为越来越模糊的形容词。但是,我想告诉天底下的孩子:请记住,父亲所有与你有关的卑微与狼狈,其实,都是因为深爱!

走着走着
七月已接近尾声

一眨眼,已是昨天
一回眸,变成流年
一转身,你我渐远

忽然发现
不是七月在赶路
而是你我承载着七月

车前草(小说)

■刘向阳

交警的主战场是路面,执勤点设在汽车站十字路口,来往车流如过江之鲫,任务十分繁重。摆好反光锥筒,拉起警戒带,马伟民吹响口哨,指挥辅警王响等人设卡纠违。尽管是清晨,薄云浮几团,阳光一如针刺,汗水浸湿了警服。

看着王响一边查纠,一边提醒摩托车驾驶人戴好头盔,马伟民感到很欣慰。王响入队时间不长,但学得快,进步大。

转眼过了二个多小时, 地表温度骤然升高,热量如潮水般翻滚,所有人的制服拧得出水了。

马伟民说:“王响, 带上大家到岗亭歇会儿,喝点水,下午凉快点再干吧。”

王响擦了擦额头,招呼同事撤岗。收拾锥筒时,有一辆小车走走停停,直行至路口约五十米时,突然变道并入右侧,靠边不动了。

马伟民疑心顿起,走过去抬手敬礼道:“例行检查,请熄火,出示驾驶证、行驶证。”

驾驶人脸色黑瘦,蓄山羊胡,低头翻找证件,不直视马伟民。王响跑过来,绕车走一圈,站到左前方看车牌,不停地朝马伟民使眼色。马伟民不动声色地查验证件,用警务通仔细比对。“山羊胡”神色慌乱,突然发动车子,猛打方向朝王响撞去。

“王响小心!”说时迟,那时快,马伟民迅速把王响拽到身后,车头一下咬住了他的胸膛。

“你疯了? 快停车!”马伟民本能地攀住雨刮器,大声呵斥。“山羊胡”权当听不见,加大油门,顶着马伟民射向前方。王响等人追出丈远,只见小车闯红灯后疯狂逃窜, 赶紧向上级报告。

云团越来越厚,阳光愈加毒辣,马伟民宛若一只鸟,趴在车前任其飞驰。他还没来得及喝口水就出事了,实在无力呐喊,只能目眦唇裂地瞪着“山羊胡”,而“山羊胡”如打了鸡血般亢奋,驾车从城区“飞”向郊区。

“幸亏把王响推开了,他才二十多岁……”被车顶“飞”出城,马伟民的心快提到嗓子口了,但他还在想着王响。热风从耳畔呼啸而过,吹动着湿透的上衣, 马伟民感到了一丝凉意。他紧紧地攥住雨刮器,让身体尽量吸附挡风玻璃,不至于被甩出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已不再紧张。

调入交警队之前,马伟民在画岭派出所干了八年。画岭距城区八十多里,三县市交界处,以前赌博成风。那天晚上到深山老宅抓赌,所长率马伟民等人作为先锋,乔装打扮后,接近了老宅后墙。待其他人员到达指定位置后,按照预先制定的方案, 马伟民等人翻越后墙,控制住两名“哨兵”,顺利攀上屋垛,悄悄地靠近阁楼。连接阁楼有木梯,经木梯下厢房,进堂屋,灯火通透,二十几个赌徒吆五喝六。马伟民贴近阁楼倾听,里面无动静。

轻轻地推开门,人尚未站稳,一把匕首夹带着寒光迎面飞来,马伟民躲不开了,只好紧闭双眼……匕首“咣当”一声插入木门,只余把柄在外,离他只差几厘米,好险啊! 每每想到这里,马伟民还心有余悸,若非所长反应神速拉他一把,也许他已经“光荣”了……值得欣慰的是,当晚端掉了这个赌博窝点,现场收缴赌资二十多万元,可谓战果辉煌。

马伟民趴在车上,推测“山羊胡”涉嫌毒驾,有前科,且车辆套牌。他的双手麻了,身子像钟摆一样晃动,可谓险象环生,但他得咬牙挺住,等待救援。

接报后,局领导坐镇指挥中心,紧盯大屏幕上小车的行驶轨迹, 指挥调度多警种合围。警车快追上小车了,民警不断喊话,郊区派出所也在前方实施拦截,大网迅速收拢。

小车拐入临河的县道,前有卡点,后有追兵,“山羊胡”无处可逃,一脚急刹把马伟民抛向了河滩。

“马警官!”王响等人吓哭了,下车后飞奔过去。

“山羊胡”被民警控制,带上警车。
“马伟民,你醒醒!”
“马伟民!”

河水清浅,马伟民躺在沙洲上,隐约听到了队友的呼唤,眼前是大片肥沃的车前草,开白色小花,繁星般可爱。

七月
肖燕